

薛法根:一辈子做个小学语文教师

■本报记者 孙其华 缪志聪 任素梅 陈宇豪

薛法根所在的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,现在由4个校区,不再是个“弄堂小学”。平时,薛法根都在4个校区之一的程开甲小学,这所刚建成的学校,门口尚是一畦菜地,但一砖一瓦都渗透着他的教育情怀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程开甲的家人说,这所新学校如果要以老先生的名字来命名,条件只有一个,校长必须是薛法根。

1988年,薛法根踏上了吴江的小学课堂。1998年,他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,年仅30岁。今年,他50岁了,声音依然轻柔,思想更为深邃。

10年,20年,薛法根人生的两个跨度都留在了盛泽镇的课堂。“每个人的发展都有无限的可能性,教育就是提供一个现实的可能性,让他的智慧不断地生长出来。”薛法根说,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乡镇教师、校长,没离开过盛泽,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智慧不仅给了学生,也给了自己。



往“严”里当教师——弄堂小学走出30岁的特级教师

生命的轨迹往往不是自己做主的。薛法根一开始并不想去后来让他闻名全国的“弄堂小学”——吴江第二实验小学。

那时候的吴江第二实验小学位于盛泽镇北观音弄,没什么名气,地方也很小,学校占地仅五亩。校长叫姚荣荣,住在弄堂口,从学校到家,每天都在弄堂里。

在无锡师范学校读书实习的时候,薛法根就在盛泽。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,就是这个弄堂里的校长,点名要了薛法根。但他不想去,报到的时候,学校都开学了,他3天没上班。后来,还是父亲劝了他,他想想还是到了学校。

因为开学工作会已经开过了,全校就剩他一个人没分配到任务,也就剩一个三(一)班的语文教师及班主任的位置空着。所以薛法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角色就是青年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年轻的小薛,当时压根儿没想到从这么个小学校还能被评为特级教师。

回忆起这段时光,薛法根非常怀念。他说,一个教师的成长,与第一所学校有关联,最初的基因,都是从学校传递过来的。当时的弄堂小学,氛围很好,校长家离学校最近,每天下班校长都催着教师回家,可是教师都不走,特别敬业。一般下午4:30放学,5:30没人走,6:00没人走,天黑了

也没人走,教师不是在批改作业,就是在磨教案,连音乐教师都不回家,在排舞蹈。

“我年轻坐不住,但是不好意思走。坐啊坐啊,性子就耐住了。所以说敬业是感染出来的。”薛法根的职业生涯开端就是这么的认真。后来换了一任校长,叫钟金泉,把所有与教学相关的事情全部放手给了“青年才俊”薛法根,公开课让他上,各种平台都给他,有什么好的老师都请到学校里来给薛法根“传帮带”。

有了这样好的氛围,薛法根成长很快,但离“名师”还差了什么。1994年,他参加了苏州市首届小学语文、教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,遇到了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庄杏珍,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“真的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太太。”薛法根说,在语文教学上,庄老师让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“严以修身”。

在庄杏珍老师家,磨课磨一天是常态,一些他本来不以为为的小细节,老太太也不放过。“一篇课文,她能为你解读两到三个小时,然后再让你从别的角度解读几个小时。”

有一次,薛法根要上《北大荒的秋天》示范课。上课的前一天,他拿着教案去请教庄老师。其中有一个小环节,他计划让学生闭着眼睛想象北大荒风吹草低的景象,然后再饱含感情地朗读课文。没想到,这个自认为还不错的教学设计却

被庄老师直接叫停,并严厉地批评:“孩子们见过草原吗?没见过的场景他们怎么想象?你这就是虚假教学!孩子们还要装出想象的样子给你看,你这是在引导孩子假学习!你这是假设计!”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,第二天还要上课,薛法根想着糊弄过去。没想到,老太太直接撂下一句话:“你来改,你什么时候能完课,随时叫醒我。”最后,凌晨两点多,薛法根的教案才算过了关。

像这样精准的“外科手术”,让薛法根飞速成长。这段从师的经历,被薛法根称之为“刮骨疗伤”。有一次,薛法根上课脱口开了句玩笑,老太太下课就把他找了去,很严肃地批评他,要分清幽默与油滑的区别,油滑是一个名师最忌讳的,能不能成为名师就在这一线之间,“幽默的语言,都是有准备的。”这句话让薛法根惊出一身冷汗,从此他在课堂上不再信口开河。

一直到成为全省最年轻的特级教师,评上首届江苏省名教师,再到后来做教研、带团队、当校长、做管理,对待工作上的事情,薛法根从来都是讲原则、特别严格的。薛法根说,自己当了几十年教师,就三条原则:起点要低,要求要严,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。当这三条都达到了,你就是一个好教师。

教育,说到底还是习惯的养

成。“没有哪个教师不严格能够教出好学生。”在薛法根的班上,只要教3年,孩子的字要跟他一样好。作业,15分钟写100个字,必须写完。没写完,重新写,一直到15分钟写完为止。“人的潜能,一定是在习惯上养成的。你不严格,孩子会养成做作业拖拉的习惯。”

对教师,薛法根也是相当严格的。有的教师张口就提问题,一堂课能问近70个问题,问的问题又毫无价值。薛法根当场评课,直接就批,批到哭,“一定要让他终生难忘,真正触动他,让教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脱胎换骨是很痛苦的,不严格有些教师就是上不去”。

现在,学校的教师都知道,薛校长平时很温和、很随和,开开心心,几乎从未见过他发脾气、拿架子,但一旦在工作上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比如在盛泽实小有一个制度叫“一课三磨”,要求一堂课至少打磨3次,一个教学设计往往要修改十几遍。

“什么叫严格?教育一定是有原则的。比如,上课一定要真实,学生要真学,在真实的学习与教学中,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太多了。”薛法根常慨叹说,现在学校也有特级教师,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再能达到那个高度了,“因为再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庄老师了”。

往“深”里做学问——与语文一起活

每一个名师都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教学特色。薛法根的就是“组块教学”。

薛法根的教育科研路起步早。1990年,上岗仅两年的薛法根就参加了学校整体改革试验,担任了第一轮实验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从此,他跟着华东师范大学杜殿坤教授、上海师范大学吴立岗教授等专家学者,投入了教育研究的滚滚热潮中,成了他们的“编外研究生”。

1993年,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,他所任教班级的语文

成绩比对照班高出整整9个百分点;思维能力检测明显优于对照班的发展水平。薛法根自己也在实验中获得快速成长,连续3届获得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一等奖,被誉为“获奖专业户”;1996年成为苏州市学科带头人。之后,薛法根又担任了第二轮、第三轮实验班的语文教学工作。

但那个时候,薛法根还不知道自己的“教学特色”或者“教学主张”是什么。一直让他困惑的是,语文课堂教学中呈

现形形色色的虚假繁荣:那种省略复杂的训练过程,只呈现精彩的学习结果的语文课;那种以部分优秀学生的发言掩盖其他学生学习真相的语文课;那种用游离文本的媒介煽情替代潜心感悟语言内涵的语文课……失却了真实与深刻,捧出的是一束束“塑料花”,艳是艳得很,却没有生命,没有成长的气息,概括起来就是“高耗低能”。到底语文要怎么教?

直到1997年,他教的五

年级班里有一个小杨同学,错别字多,课文前背忘,记性差。但是,语文需要积累,字词句、重点的语段和课文,要读得进,记得住、用得出。小杨同学默写10个词语,有时会错一半以上,更别说运用了。遗忘曲线、记忆规律,在小杨同学身上就是不见效果。有一天,他偶然从《阅读心理学》中看到心理学家米勒的“组块原理”:组块是一个记忆单位,人的短时记忆只能保持“7±2”个组块,超过9个记忆组块就很

难记得住;虽然人的记忆组块数量不能增加,但可以扩大每个组块的容量,进而实现记忆质量的飞跃。受此启发,薛法根试着将这个原理迁移到小杨同学身上,将课文中的词语进行归类,每一类3到4个词语,一类词语为一组,每次默写3到4组词语。果然,3组10个词语,小杨基本默对了,也记住了。

此后,薛法根将组块原理从词语教学延伸到阅读教学,从心理学的记忆单位发展到语文教学的设计方法,进而成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模式——组块教学。1998年,申报省语文特级教师的时候,薛法根就把“组块教学”填在了“教学特色”一栏。

1999年,薛法根在准备执教阅读公开课《螳螂捕蝉》时,发现每个知识点都像珍珠,舍弃哪个都很纠结。这时,“组块设计”闪现在他的脑海——把知识点重新整合,组成一个个“块状”。果然,“组块”课堂就像水洗过一样,目标清晰,简单明了,教师教得轻松,学生学得扎实,“顾此”却不“失彼”。

这一次,“组块”不仅用在词语教学上,还在阅读教学上,更成为语文教学的新思想,也成为薛法根终身的科研方向。这一方向的提出,实现了语文教学从“教课文”到“学语文”的华丽转身,他由此也成为“苏派教学”的代表人物和创新者。

这一做,就是整整21年。21年间,薛法根对“组块”进行了3轮课题的深耕细作,形成了“组块教学”的新范式。2001年,他承担了江苏省教育科研“十五”课题“小学语文组块教学实验研究”;2006年,他承担省教育科研“十一五”重点课题“智慧解放理念下的小学组块教学研究”;2012年,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“关联理论视域中的小学语文组块教学研究”,贯通语文教学与语用学的联系,开辟一条“便利教学”的大道。

这三轮全部以“组块教学”为核心,其中最关键的节点在2010年,这一年他将小学语文组块教学13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,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教学主张,提炼了行之有效的组块教学方法与模式,也第一次深度触摸到语文的核心。

长期以来,语文教学在“工具性”和“人文性”之间左右摇摆,要么偏于语言文字的训练,走向了“题海战术”的死胡同;要么偏于思想内容的熏染,滑向了非语文、泛语文的泥潭。而语文的本质属性是什么?

“语文学科是一门以‘言语’为本体的实践性课程,‘言语’本身就是语文课程内容,而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则是‘言语’的对象。”薛法根说,口说为语,书面为文,“语文”,是运用语言文字(工具性)进行的生命活动(人文性),“言语性”才是其本质属性。

往“高”里拔团队——乡镇教育的一盏灯

2018年8月,省教育厅公布了江苏省第十五批特级教师名单,其中有一位叫王晚奕,她在盛泽实小,是薛法根语文学科团队里的第4位特级教师。

在薛法根的影响下,这个乡镇小学继薛法根之后又诞生了3名语文特级教师,1名美术特级教师,还有5名苏州学科带头人,12人被评为市级学科带头人,还有60多人获得省市教学比赛等荣誉。曾经苏州评选“姑苏人才”,这所不太起眼的学校一下子罕见地评上了4个,在全苏州仅此一所学校。“我们学校的特级教师都是自己培养的,对于一个乡镇小学,我觉得还可以。”薛法根提起自己的团队,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薛法根所带的团队氛围非常好,记者采访时正值暑假。但“组块教学”研究所里依然聚集着不少中青年教师,大家的劲头都很高。很多青年教师直言,到这所小学来,就是冲着薛法根的。

语文得为言语智能而教!“言语智能是人的生命特性”。想明白了,薛法根认为,语文教学应以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为核心,言语智能就是一个人“言语与精神”同构共生的“语言合金”,是语文的核心素养,“发展言语智能就是促进人的生命成长,就是发展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,就是语文教学的‘独当一面’”。那么,这一语文教学的核心与组块教学有什么关系呢?组块教学为何能促进言语智能的发展?“语文要成为一门学科,必须得‘科学’,而通往‘科学’的钥匙之一就是组块教学。”薛法根解释说,组块既是一个记忆单位,又是一种记忆策略。语文组块教学将零散的教学内容整合、设计成有序的实践板块,引导孩子通过联结性学习和自主性建构,获得言语智能的充分发展和语文素养的整体提升,并建构具有组块特色的语文课程,从而实现语文教学的科学化。

厘清了语文教学的纷繁头绪,在策略上薛法根又提出,语文教学应该重视“双基”,但知识不等于智慧,技能也不等于智慧。语文教学必须超越知识和技能,走向智慧,建立在鲜明的思想、活生生的语言、儿童的创造精神这三根支柱上。到了今天,薛法根对语文的理解更为真切,“语言是一种最真实的表现”,语言要学得好,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人,智慧而又真诚,“任何语言都有道德性,语文是有品质的,学习语文,其实就是在学做人的品质”。

理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,组块教学旗帜鲜明地提出“为言语智能而教”这一核心理念,历经了20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深度思考,才日渐达到理性的成熟。长期的探索与深度的研究,将薛法根和语文教学一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,基本解决了语文教学“高耗低效”的根本问题,实现了语文教学的本质回归。

俗话说,真理都是朴素的,好课都是简单的。现在,薛法根时常回想起自己两次见到斯霞老师的情景,斯霞说:“做一辈子小学语文老师。”“做一辈子小学语文老师,那是要将小学语文当做‘根’的事业来做,拒绝功利,远离浮躁。”薛法根说,厘清了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及目标定位,就会让语文变得纯净而简单。斯霞老师是一部语文书,一部读不完的语文书,像斯霞老师那样教语文,就是要有教育定力。

“一生只做一件事,我与组块教学有缘结识,也与组块教学终身相伴。”薛法根说自己一直有一个信念,一个语文教师,一定是与语文一起活着的,“我坚信,语文组块教学以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为核心目标,超越知识与技能,摆脱了工具与人文之争,澄清了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,是语文教育的正道”。

对于教师的成长,薛法根一直有一个观点:“教师跟中医一样,一定要师徒相授”,很多有用的东西得手把手教,精微之处写书都写不出来,说不清楚,只有通过现场教,一点点地教。

“一个教师不会上课、水平怎么样,可能就在一点点细节里,而这些细节和技巧只能通过现场的点拨,点两点、点三点,慢慢地积累。”薛法根说,都是些小问题,但有的教师教了一辈子都没有领悟到,所谓名师、名课堂,他的精髓和关键要处往往就在这“两点”“三点”里,“教育有很多技巧,一个好的师傅,可以让徒弟少走很多弯路”。

因此,多年来,薛法根一直坚持去听教师的课,也经常让教师听他自己的课。他就坐在教室的后面,很安静,也不说话,课后再提出问题来,两三句话一说,一个细节就让青年教师受益匪浅。

(下转第4版)